

此書之目... 百行之一也... 契嵩撰

鐔津文集卷第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撰

書啓

上仁宗皇帝萬言書 再上皇帝書

上韓相公書 前後四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端明書

上田樞密書 上曾參政書 上趙內翰書

上呂內翰書 上歐陽侍郎書 上曾相公書

謝李太尉啓

上仁宗皇帝萬言書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 下契嵩聞窮不忘道孝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 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

此所謂不忘道也。公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契
嵩其人也。契嵩嘗以古今文興儒者，以文排佛，而以佛道浸衰
天下，其為善者甚惑。然此以關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
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以諭世。雖然，亦冀傳奏陛下之丹墀，而
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
抱其書趨之，較下誠欲幸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為法，不為名
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章溢切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
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
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
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
其推一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
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

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九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
謂隨其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
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
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
神而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
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
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
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
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
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氏
之道果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貴順正法。
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迹耳。然遠體者人多

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諭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沈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茂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契嵩竊窺陛下讚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諭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思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惣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為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唯以

適理為當豈不然乎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為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謚張流切徒欲苟三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不暇治或曰天以三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其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感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聞見者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皆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為之以救世治者也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物遂人不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二三乎書豈不曰為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為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

以爲詭異與俗相遠而切深譏之徒患黑瘡爲慮而不見脉
患之深也黑瘡不過變其皮膚矣脉患至深則絕人性命也
今聖人導之制情愛變身世表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
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
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
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
九事造形者則易見在理者則難觀蓋形之者酌然而理之
者幽微也若今之佛教以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爲理幽奧
而學者寡能見之契嵩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槩者一本
字端以進之陛下冀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
大幸也契嵩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則其爲
道也至爲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而真妄審也若今陛下

以太和養誠以仁恩禮義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
正心則其爲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生一切心此
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爲見性遂自清淨從
事於熏修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鬱有貞觀之風而
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
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修潔過於高僧亦享垂五十年
而江表小康其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
不溢情梁不過卑知人任人其爲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
盡美乎然此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陛下之睿聖者乃陛下
自知而自得也豈藉勸善之言耳然此必陳之云云者蓋欲
幸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
如此也契嵩又開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爲其大端此又最益

陸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為善日益而異其姦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野與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以不遵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為善致福為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己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成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為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為真為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若脫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

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寂益陸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為教導世俗者謂之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馱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已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亦知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

若而死生不能變化蓋其所行之道入妙妙乎天地鬼神而
天地鬼神嘉之其為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曄
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裴林亦曰知佛為
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為聖
人也故其為法為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明要其法欽
其言而古人常發於巫覡胡切卜祝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
河海方波濤涵湧其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
水平民得無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暘民
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數不之効然其遺風餘法與天下為
福為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陛下禋天地
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為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
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

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
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經
者以佛道為異端惡其雜儒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
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
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三之教巍巍然關乎天地
人神豈以楊墨為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
其事同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夫
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三者其教固同
導人而為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
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
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
不能遠見聖人之奧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陛下
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教是
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
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
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
畧耳若其重玄微妙之謂則群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
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
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耳
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
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
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

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同
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
修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
息息則又久則澄澄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
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爲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
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
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大地虛空咸
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足發之者蓋尊天地
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
意耳其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主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

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以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羣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爲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常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爲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其殤子者纔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

其形素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其意而未發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昧遠未即以他生語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與不修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畧言蓋其發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爲人爲鬼神爲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人

爲德爲善資神以清外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也於儒而廣推効於佛豈聖人自以其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爾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宜書之諸子得以誌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

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夫乘者同也豈儒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攝此故亦已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聖最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爲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二教二聖人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且聖焉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願車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

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為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訾
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
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
聞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為福之効天下之人
以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
導人為善也如此則天下為善為福誠繫於其法法行與否
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為急苟存其法而其徒
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而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
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
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
少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
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其後世其人根器益

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
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
戒而行道也其自既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
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籍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
寂為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陛下各曰其人末年二十
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
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為
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聰且
明誦一經矻矻勞苦不暇它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
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一經其次暗鈍者或
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為僧其人年不三
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二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

而不勝其學習也況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
禪者講者律者定戒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
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爾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
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為嫌乃謂制之然此
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
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鵬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
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
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其徒所生之本源耳苟汨其源而欲
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為非則鮮
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
而觸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罔有所守而致然耶契嵩
切恐其徒而今而後益其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

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
安食不甘實欲陛下復其舊制遵行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
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
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
之正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
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其禪之衆者主其講之衆者所謂置正
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為誠能張其教法者幸
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屈陷之刑
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
欲求師訪道千里之幸有司不以憑由而其一本有阻之使人無
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侮之
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契嵩委於山谷不

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抱袂而相留曰爾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契嵩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賢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譏佛而沮法吾愛其損天下之善往賴吾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術鬻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爲法不爲已不亦重乎而契嵩一介守死豈足自爲輕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廟與爾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云何哉契嵩又謂之曰爾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契嵩區區螻蟻之志其實如此儻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爾契嵩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爲僧祝髮墮形儀範與人間

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濫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臣之謂其名豈爲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昔王霸嚴光不名於漢豈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然僧而臣之者蓋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干冒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沙門臣

契嵩

昧死上書

再上皇帝書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蘭若沙門賜紫臣僧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

世烏能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者豈宜不賴陛下而自弃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雖一圓顛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

臣固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諱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衆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洽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陛下又

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偕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得以資之而務道為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即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

上韓相公書

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于黷冕旒屏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治之本云而亂之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或無字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

所爲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躡踵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閣下也其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爲善也願幸閣下無忽其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借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蓋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

敬之迄于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聞佛所謂爲善有福爲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閻里胥化而慕善者幾徧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乎聖賢之爲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奈何不求古之聖賢興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邪第見其徒混漶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下俯爲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

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白其聖人爲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踈遠不克上達又欲進諸閣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沈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下論道經邦之暇略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爲忝也如閣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寫者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爲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

浼台明不勝悚懼之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爲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沈邪果應閣下之聽覽乎蕙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閣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倣他輩自爲身名之僥

倖欲有所求也閣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閣下性命真奧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閣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其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時及幸見之閣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為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真公與人為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

下學者切當自患其為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耶然其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賢所辨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忝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為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為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齎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妄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為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為定斷又欲自效身為佛子其微為善者地方其出

山中之日道獨首舊輩皆以其識心為法莫不祝之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閣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又留別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獨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幸閣下大惠重念其為法不為身為道不為名或云為人為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為其己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溼耳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為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閣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苟得預閣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者仰而

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蓋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為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閣下乎某忝閣下之惠愛稱獎若前之所云如此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顯顯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宣某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

此繫東歸後後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比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昔者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秘藏為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諸賢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閣下見知之深也受賜於閣下之厚

也光賁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况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爲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秘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閣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爲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一果有所資贊則某也少報閣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而其憫者非者相半儻或閣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

蘊光賁其幽獨之大惠也仰續盛命干冒台明罪無所逃不宣
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聞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筭獻其國君者夫食芹與九九之筭鄙事烏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誠與乎食芹九九之筭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之而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煩亂持本而寧中今故欲以此待閣下論道經邦之達潔靜以頤養其聰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台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

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
原始而要終示其神爽往來根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
然是又深且遠矣閻下大賢卓識謂此果可以留神已乎若今
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德存焉而奚必曰
佛耶而謏謏自執矣然是三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
邇之遠之者也焉可槩論請為閻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
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聖
人與性命盡其圓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
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其性命會于天地萬物古今變
化無不妙於性命也然其使人覩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為
妄休息其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為道乎既博
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

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縮在唐號為賢相嘗以此著王開先生
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閻下輔相之道
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苟不以佛為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
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為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
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教化此又
宜閻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紛然
其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燈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
溪澗江河不疏導其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
不扶救則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
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之閻下又
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其欲傳聞於閻下聽
覽又逾年而浮沈不決其所憂之心若在水火急欲其援以成

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浼大丞相尊嚴萬一幸閣下憫其勤勞為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榮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本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託關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悚越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閣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閣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懷之迨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閣下恤念之

盛德以廣閣下興善之勝緣充然故嘗存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為三帙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閣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資國家教化特欲諭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閣下又其宜矣伏惟閣下以高才大學冠首賢科以重德能名為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儻念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寬其僭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為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

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輔教編一部三冊
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干黷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宣某
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閣下某世外幽人也乃
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哉然憂其道之將毀
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變邪夫朝廷聖賢者
乃吾道損益之所屬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
此亦經所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閣下仁明憫其憂
在道法不爲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斯人之幸
亦其教道之光輝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輝抑亦天下生靈之大
幸也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

理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輩
與儒不同乃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諸夏垂千載矣舉天下
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
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切恐論者不已後生不悟益
敷而爲之不惟弊聖人之大道亦乃沮天下爲善之心損國家
教化之助也故孜孜勉其愚昧輒著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爲教
者欲諭勸于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
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聖人之深
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
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
以高才博學登踐大利以善德能各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
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

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儻爲不腆之文末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其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策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參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參政給事閣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於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汲汲於巖壑間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蓋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閣下以太公爲心取衆善爲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

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嘗謂佛教之爲善世也固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爲善古今五教之所勸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其所謂爲善有福爲惡有罪罕不減惡遷善矣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損爲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爲甚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爲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

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閣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損其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閣下之門亦其宜矣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寬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憫其志收其書推之以悅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凜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趙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百司內翰閣下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為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數千里以其書而求於閣下之門者固亦以為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閣下為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為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為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為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僻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

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為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為勝緣當世世奉閣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閣下不忽少垂尊意則某萬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冊并書因崔太博納諸下執事者干黷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閣下某嘗以卑論幸閣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說以始終閣下聽覽德義之貺念其棄匿山林不能果耳比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或無手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勸已以求達其志也幸閣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人

之教者三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是皆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廣乃以之為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餘萬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而相與振之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弟子輩恐其書與其師偕沒固請以刻木刻已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誚而不從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其教法獲譏殞身為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立使布之其人况忝閣下一言之答而閣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為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書一部三策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者儻辱閣下

論之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
聞斯語塵浼高明豈勝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參政侍郎閣下某聞昔者李膺以
名儒爲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旣高天下之士不可得而輒交
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
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
物是是非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
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
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閫闕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
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閣下不即斥去引之與語
溫然乃以其讀書爲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爲善誘之欲

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
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閣下之門辱閣下雅問顧
平生慚愧何以副閣下之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
林之說投下執事者願資閣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
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說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
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
編印者一部三冊謹隨贄獻塵蹟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
不宣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此書繫次富相後再致之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雖不敏平生輒以
護法勸善爲己任每求搢紳先生之知圓機通乎天下之至
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博而

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盛備爲古之
聖人也欲幸閣下推而勸之尚不知其書果嘗達閣下之聽
覽乎而其今者西來固欲以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京
師日實先欲奉閣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滯不能上進
數日前幸得請於閣者值客仍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閣下
相天下事固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此幸
閣下垂察然其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曖昧不甚
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
一面欲賴聖明垂于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子使其
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止于是矣匪數他輩自爲身名之計
僥倖欲苟所求耳閣下儻以其誠不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
而已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台明而罪無所遁不宣其

謹白

謝李太尉啓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賜紫衣牒一
道書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見召出山面付前件勅牒并
書見蓋太尉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某其日自以其
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貺再讓又再讓雖詞意懇切而唐
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衆發命披之章服雖奉
此大賁而幽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閣下褒薦而實感且懼
矣伏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爲帝家至戚猶
屈採野老幽人之微善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是不惟樂
道人之善抑又忠於國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閣下來書曰讀
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

亦閣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其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然其所操志非欲苟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爲閣下言之其始以本教積衰其徒罕能礪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其故憂吾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爲善之本所以決志扶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群賢君子之盛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術也今於道未有所補勸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爲心耶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時幸閣下留意焉苟吾道益勸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之賜閣下之知其亦至矣其禪者非敢專以文字自喜蓋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閣下察之謹因陸賁外行專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之至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宣其

謹上啓

鐔津文集卷第九

吳中承天寺比丘 元堅 施財餒梓

鐔津文集卷第十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書啓狀 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祕書書 答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書

與章潘二祕書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負外書

答王正仲祕書書 已上七書先自為卷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唐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唐方少府 與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羅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自此元各為卷

與黃龍南禪師酬答黃龍山南禪師幅次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答圓通禪師讓院 答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答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與關彥長秘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彥長秘校前辱彥長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廼相稱太多而潛子

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夫大公之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子合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紛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奈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人之為心而與已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

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况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灸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摺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篤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爲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宣某謹白

答茹秘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秘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美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爲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爲善旣治吾道復探儒術兩

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爲可語引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豁以盡平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悒快頗不自得及觀秘校送燈上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爲善有益于世不隨時輩訕訕以相詆訶此非踈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秘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况又辱書推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廣秘書之志况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秘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人慈心潔

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乎國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爲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爲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呼舜樂取於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况復妄斥善道沮人爲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爲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秘校方爲國家爲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爲之政爲之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爲荅以謝厚意不宣
某謹白

與章表民秘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秘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翬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昔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爲己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

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爲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宣其謹白

與章潘二秘書書

具位某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其雖欲爲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

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所以爲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修迨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爲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爲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闕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

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于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修之其為誠不欺於天地不忤於神明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恐汗盛集幸為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貺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旣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疇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竒而此石尤竒其山見於世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

惟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竒挾異終沈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妬且諂亦其幸矣况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弃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侷儻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淪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為德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誦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

意詞句凡下極負慚覲不宜其謹白

與周感之貞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于感之貞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惑之等閒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為之驚恠數日來不能自處嗟呼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為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為故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

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為子孫計邪况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偏奢儉失所故為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為富貴之資為此說者蓋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修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賢為法惡得與俗浮沈此吾為感之之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為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為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其心素尚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

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竢相見更論不宣

荅王正仲秘書書 已上七書先自爲卷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默於山林而時所不齒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剗切爲憂如此則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爲政而孟子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

發明吾道以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遠賫牋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往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爲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倖曠怠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頽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䟽婉雅弘獎勤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卑情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貶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

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非違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
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揔羣言以爲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
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
深旣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
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獎冠禪肆之上游
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旣替推風義以相先
曲采微才容參天職擇善德之彌在爲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
有由媿陞陟而無狀趨覲非遠叙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
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輒以虛聲謬當嘉命預侯府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
循審愚衷誠爲忝冒此蓋某人曲推道義俯替佛乘奉外護之
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趨雅會已卜良辰感載乃懷諸容面叙
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惠禪院住持祇荷
恩輝豈任感媿以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
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殊恩輟樞機之密
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聿揚次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
儒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閭奧擅文章之師宗灑麗藻於詞材發

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濃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聳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覩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仵顧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媿參迂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敷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弈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綱禪席塵與華疆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媿畏也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下緇流仰爲城漸某昨者愚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報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卑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其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楫風素殊慰久違之思然而幸聞鍾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賢風化致然蓋斯民之大幸也其嘗慨彼遠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賴公儀遺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相送徒益黯悒乍遠千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啓參謝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其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燭火借韶護大音於土鼓貴其微善勸爾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方

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其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靜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媿遠遠風儀茲爲眷然秘校告往榮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其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訥訥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製費於路隅先沐賜教豈勝感媿其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忤物將遠匿羅浮滕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

决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遠甚明萬乞為國重愛謹上啓少
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
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榻總對雲而坐
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
之風聞者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其清
規素德益絕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三
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便行李又闕馳狀
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南余况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

大賜乎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為國朝自重虔祝謹
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外終無以奉書適
知軒從已屆此郡伏惟尊履休美某近自蘇挈書欲圖奏納以
疾未暇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區伏惟念
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寥了亡世紛足以
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
明敏越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況在顧盼之預寧不欣愉
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福某即日蒙廕如
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
參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銜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賞巖窟衡宇增輝
縉屬稱慶限以夏制尚緩趨風媿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
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爲待不勝媿畏繼以佳什見寵
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
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謝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任感媿但以老弊
弗堪人事未果即趨机下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
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即日趨詔歸闕行舟首路
某山林逋病不能遠郊馳送徒增黯戀仁德悽悽奉此咨露伏
惟台慈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僂來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寒惟體中無恙否
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
可與哉然拙人用鍤不若智人揮鏹况足下才力有餘可能爲

我一鋤勿使傍觀揜口胡盧而笑也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者伏蒙特墜清名榮貫旅寄不任感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謝盛刺謹具狀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自此元卷爲卷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爲忝耳公晦父別所諭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况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爲僧爲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怠徐當爲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爲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別幅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附實未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專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爲時之所信徒勞耳自自近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遣書乞爲呼名黃龍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麤物輒陳左右惟拳拳欽

詠耳

荅黃龍山南禪師次幅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品鄙心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大善知識為法欲有所激勸爾且感且媿某平生雖猥懦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此為眷眷知復領大眾于龍山其欽尚好善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為法自重僧還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阜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也惟父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其衰老憊然客

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逾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
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尊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居足仍風義盛重但某滯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為慊然餘且別幅未披覲間千萬善愛

荅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絨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爾驚眾耳目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德薄不能為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悞以此人為代在潛道推讓之義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

自回雅意爲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年定迹奉見未期
千萬留意

荅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飭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
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腆忝相知
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
平交契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爲法自重謹此咨荅
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懃切懃或云懃懃其無狀老更
彌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
嘗自厭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

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
冬寒未見問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者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存恤仰荷道眷
豈勝感愧尚以夏制未遑前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回荅

某啓適早監寺至尊戕命就所栖以預精饌意愛之勤豈可
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
義無煩相外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爲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
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者伏承遠馳介使特隨書問以昔嘗勝集之所假無

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殊多其人曲牙虛聲更推高誼
循省其愚何以當克媿以老僊復牽事緣趨赴未皇但深媿
忸又滯來人益增慊悚价還奉狀布謝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
世間閑為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
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
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為劇言來諭如風過樹祇益嘈嘈耳病
在膜內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奈何奈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萃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未披於粹表企
慕徒切揖晤末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行專此奉啓不

宣

鐔津文集卷第十

吳中承天寺比丘 元堅 施財銀肆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叙一十四首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與圖上進 六祖法寶記叙此即侍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或名宗原

移石詩叙自此元別為卷 法雲十詠詩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叙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與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繆而學者寡識不能進其本真紛不異論古今負其平生以此

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分祖師傳法授衣
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論上意其幸此
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爲一大
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
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
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
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
大幸也其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
行上聖之意仰箋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
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
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
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君發教

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
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
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
焉上叡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
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
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于曹溪六祖
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
者十位列于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蹟宸
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叙

六祖法寶記叙

此即侍郎作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
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百衣鉢爲記以世

相付受達磨質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詎武帝曰朕以有爲之事
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惠可傳僧粲
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
爲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
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
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
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至詳理之至當推之之至
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
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
哉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
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
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

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
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
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
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龜氏傳之
然非不開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爲
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太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
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
以諭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
此發人故其所爲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學謂
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天變而通之味契經也然學者

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後難辨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邪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為學者大病但媿匿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慈明傳臨際斷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惠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各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

語於勲遲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闡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奧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為不省其言達磨北入高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為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眾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離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

之其所守未始不感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大鑒出於達磨六世。達磨出於迦葉二十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輩。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象郡勲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次爲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樞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牒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爲得之。

矣。故曰原宗勲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匡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峯存禪師。雪峯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鑑禪師。廣菩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爲詣。泊乎種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雖示有言說而不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弃。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勲師長爲之太息。故措其宗極。庶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自此元別為卷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弃於道傍雖其瑰惟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警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巉嶮嵌虛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警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叙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右之為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靜者似乎君子不為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剛者似乎君子雄銳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峯岨似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

虛心而合道也今無警以吾道為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滿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為道德之外操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為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警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卑論所能悉評其歲月日其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書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獲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坐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絕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暎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映發之謂也自其山之谷精

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闢
軒曰脩竹軒擬其標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
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徽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
嶺脩然必溪涉澗水聲泠泠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
大慈最爲幽深法雲庭宇瀟灑林嶺盤鬱環翠比乎慈山之他
寺其又絕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
山尤樂此以爲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
吏部名德薰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尚之故法雲勝
槩遂遠聞播書師猶以爲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
拳拳引詩人詠之搢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爲之賦
競出乎竒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槩
者益闡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竒挾

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於山中固亦久
矣弃置而未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
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曜之
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爲序然
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
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
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
鉅公偉人之所爲也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
美寓醫以廣其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
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

不適道烏乎爲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一亂死之不汨出之不渝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弊嗟呼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廬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羣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屢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尊曰雲

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嵩曰吾虛是室以待子會予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嚴堂控半峯巖然出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邈迤與村疇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顥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命之居故顥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蒲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跋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趣軒者在精舍爲寫輿於他牖最虛明靜

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召而揭之潛子謂慈化
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
乃鑑虛乃容深奧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
浩氣光天地貫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
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
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
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
如天竺遂宿于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
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
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

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
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閑適
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晦合而冲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
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
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為難得故惓然嗒然終日相
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為佛乎孰為儒乎晉之時王謝許
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為方
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
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
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
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
君之來也逼歲除山鬱鬱以春意然代討相奪乍陰乍晴朝則

白雲青靄絢如也晚則餘冰殘雪瑩如飛泉泠泠若出金石
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
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
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爲樂也坐客接之不知
其所以爲得也獨潛子蒼頡漱履幸其未游而謂之曰二君之
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遙乎
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贍
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
專雖其薄弱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爲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既緒其端公濟
乃謙讓不復爲之然詩之意所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

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
之留山之意極欵曲潛子亦以公濟旣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
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兵中二十有餘載
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
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
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晞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爲方
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
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善如此之勤也
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
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賡唱往來者又二十七
篇並編之爲集嘉祐己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各曉月字也鄉余以始字其義不官不可以為訓議以公
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
以晦日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于陰而月晦于陽也
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烏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
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為而晦
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下文王達箕子明
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
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
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
今上人有器識明於為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
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上人故人也別去十
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

不累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發其蘊
也一旦以道歸觀其所親索文為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君名應然
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
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
得而公則寡失君子耻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
也誠也者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
剛正乎外也況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爾推乎人事則可以
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
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
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薄一尉其人
繼更何素皆喜其仁

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如是而君勞於將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己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爲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于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以序而勉之

鍾津文集卷第十一

吳中承天寺比丘元堅施財餼梓

鍾津文集卷第十二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叙九首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詞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

亦謂潯州

道過鷺

鷺乃余鄉

潛子欲因其從者致信

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之爲

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其果若果雖然潛子初著不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說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二語以論其法此姚公來書云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

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露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菓實花琦菓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而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煙縹緲朝曦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官真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潛子可當耶郭子
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
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詩累千百
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
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
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
爲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者何限朝
廷公卿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竒之物
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
餘誕謾遂與世浮沈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爾芳姿

淑人不顯淑人不虧惟是方寸爲爾之本違之物搖窮之物亂
靜之收之默默悶悶孰水泚泚方可漱可滌孰山亭亭或山亭
可休可適胡歎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秘丞謫叙

去年詔秘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請俟封樹
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
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爲
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
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
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
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人苟避艱難幸
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外苟且發其賢將受之

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定來將過京道出錢唐港了因
哥議者之意以為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畧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倜儻大節兮臨
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耻為天闕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
志兮將發育中之奇秦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决去
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秦之陸當妖氛廓
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歲幾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
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
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人然此未
足為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

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
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
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
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
而固窮為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惟無力以張之今春
服闕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草惜其為別且遠因作詩以散
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
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
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久留兮曷為所資江南五
月兮瑤草離離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尋陽公濟卅年方歸吾友居。智務學而涉言。口不
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尋陽江山氣象清淑。宜
鍾於其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
及潛子去尋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
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為賢令。去秋以
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
仁義。視事故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
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
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
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天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
所助邪。會潛子始以傳道為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為吾振
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其感之乃

為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觀之兮卓異羣。不同驗治迹兮今
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覲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浹。趨雙闕兮
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沈。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埃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舟日行千
里否則留他島動彌年月故南人來其常以此為艱。余客錢唐
已見三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
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
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
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塵壘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為
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以尉以文詞奮。豈非

由進士得官不爲也嘗四舉高第有司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祿薄未甚有力爲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又失其所守嗿呶藏菴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能騫然高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爲政不麗齷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爲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爲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是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寢疾于京師有至於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櫬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予往吊之焉野夫伯仲皆悲戚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事且謂余曰子查火以贈我歸子因思林

氏於海陽爲最盛詩何以盡於美不若言而在之吾聞天上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夭伯牛疾孟軻軻荀况楊雄落莫於時賈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二十未既天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爲之感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飼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巽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篤實光輝益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爲姻婭苟與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夫爲佛者修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搢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鄉大夫大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精誠篤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嗟唯矣謫相與以佛爲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爲心哉吾偉乎吉師之所爲故歌以贈其歸詩曰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擊雲袖兮趨遙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淑清宜真賞適兮休顧淨名彼循利之道兮時情死吾走兮何

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予去尋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錢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待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爲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爲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尋陽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泊郭叔寶裴長言數造其門迭爲謠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拏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獨去尋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蓋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

浸潤又以匡廬奠其左嶺萃高拔其氣象窅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師復歸焉予牽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益紛於胷中因師爲我謝尋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真師其弘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二

天目比丘

明廣 助緣銀梓